

# 纳瓦依:察合台语诗歌话语体系的奠定者

穆宏燕

**内容提要:** 纳瓦依是古代维吾尔族的伟大诗人。从古代波斯语诗学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察合台语成形之期,纳瓦依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用母语察合台语进行书面文学创作,并制定了察合台语诗歌格律规范,彰显出察合台语作为文学书面语言的巨大潜能与美感,使察合台语诗歌脱离波斯语诗歌的话语体系,获得了自身的独立,为近现代维吾尔语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纳瓦依 察合台语诗歌 话语体系 格律规范

阿里希尔·纳瓦依(Alishir Navāyī, 1441~1501)是中古时期维吾尔民族的伟大诗人,其祖辈为察合台系巴鲁剌思部贵族,为帖木儿朝廷效力。纳瓦依生活在侯赛因·米尔扎·拜噶拉统治大呼罗珊地区(以赫拉特为文化中心)的时代,是这位国王的密友和文化顾问,获封“阿米尔”(亲王)尊号,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由于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有相当长的时间以波斯语为其文学书面通用语言,因此波斯语诗学文献对中亚地区的诗人多有记载。其中,有两部波斯语的诗人传记作品记载了纳瓦依的情况。

## 波斯语诗学文献对纳瓦依的记载

第一部记载纳瓦依情况的波斯语诗学典籍是都拉特沙赫·撒马尔罕迪(Dawlatshāh Samarqandī)的《诗人传记》(Tazkira al-Shu‘arā’)。该书写于1486年,记载了151位从新波斯语诗歌产生初期到作者生活时代的著名诗人。作者按照天园的七个层次将波斯诗人分为七个品级,每一品级记录20位左右的诗人,外加开篇和结章。开篇记录阿拉伯语诗人,结章记录与作者同时代的杰出波斯语诗人。其中,贾米(Jāmī, 1441~1501年)和纳瓦依排在结章第一位和第二位。

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开篇引用了纳瓦依的几联波斯语诗歌,分析这些诗歌是如何的优美精彩。然后,笔锋一转:“这位地位崇高的杰出的阿米尔,其父亲是察合台人中的领袖

人物,尽管他没有刻意显示其察合台语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但他的察合台语诗歌技艺娴熟,在波斯语诗歌方面也具备相当高的知识。”对于其波斯语诗歌成就,都拉特沙赫评价说:“波斯语有了他的完美诗歌,扎希尔的诗歌算什么,安瓦里又是何人?”<sup>①</sup>这是非常高的评价。《诗人传记》记载,侯赛因·米尔扎·拜噶拉国王对纳瓦依的才华非常赏识,时常在纳瓦依的公函文章中读到纳瓦依的察合台语诗歌和波斯语诗歌,对其高超的语言能力非常震惊,并受益匪浅。都拉特沙赫对此评价说:“他才华横溢的察合台语诗歌和波斯语诗歌,他制作谜语和破解谜语的特殊敏锐思维,使他学识的海洋波涛翻涌,播撒着诗歌体和散文体的一串串珍珠,让世人颇为受益,让智者的耳朵颇为享受。”<sup>②</sup>

都拉特沙赫还记载,纳瓦依对波斯著名诗人内扎米·甘贾维(Nizāmī Ganjavī, 1141~1209)的《五部诗》(Khamsa, 又音译“海米塞”)作了应和,用察合台语成功地创作了《五部诗》,都拉特沙赫说这一壮举是“之前任何人都没有在这一领域涉足过”,并说,纳瓦依的《五部诗》不是对内扎米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这些故事中赋予了其自己的深刻意义”<sup>③</sup>。都拉特沙赫还引用纳瓦依《五部诗》中《蕾莉与马杰农》的片段进行分析评价。都拉特沙赫还记载说,纳瓦依的“伽西德”(Qasīda)体(即颂体诗)诗歌水平也非常高,他在应和著名的印度波斯语诗人阿米尔·霍斯陆·德黑鲁维(Amīr Khusrū Dihlūvī, 1253~1325)的《秘密之海》一诗所做的波斯语“伽西德”颂体诗,比别的诗人的应和之作具有更高的水平。都拉特沙赫全文记录了这一经典之作,并评价说:“尽管阿米尔·霍斯陆非常具有才华,在其《秘密之海》中蕴涵了深刻的苏非奥义和精妙的想象力,受到当时苏非长老们的青睐,但是这位阿米尔·卡比尔(“伟大的亲王”之意,即指纳瓦依——引者注)也给自己的诗歌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在诗歌才华、语言艺术、丰富的想象力方面毫不逊色。”<sup>④</sup>

都拉特沙赫还评价说:“这位阿米尔·卡比尔的察合台语诗集是苏丹和大人物们聚会上的必备品,他的诗歌旋律四处回荡,因此获得‘纳瓦依’(‘优美流畅的曲调’的意思——引者注)之名。对手们在他芦苇笔的沙沙声中甘拜下风。他高雅的旋律是苏丹的至爱,从察合台大地传播到赫贾兹,其诗歌的咚咚拨弦从尼沙普尔传到伊斯法罕,波斯大地上人们的耳朵响彻着这一声音,直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清风信使从这充满珍珠的海洋把消息带到伊拉克,使天

① Dawlatshāh: *Tazkira al-Shu‘arā’*, Intishārāt-i-Asātīr, Tehran, Iran, 2003, p.490. 文中波斯语引文皆由本文作者翻译。此处提及的扎希尔·法尔亚比(Zāhīr Faryābī, 出生于1133~1137年之间,卒于1201年)和安瓦里(Anvarī, ? ~1187)都是波斯中古时期诗歌史上的杰出诗人。

② Dawlatshāh: *Tazkira al-Shu‘arā’*, pp.496~497.

③ Dawlatshāh: *Tazkira al-Shu‘arā’*, p.497.

④ Dawlatshāh: *Tazkira al-Shu‘arā’*, p.503.

园中图巴树的树叶成为这棵树的枝桠。”<sup>①</sup>赫贾兹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地区,尼沙普尔是波斯东北部文化名城,伊斯法罕是波斯中南部文化名城,这说明当时纳瓦依的诗歌已经传遍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接下来,都拉特沙赫又记载了纳瓦依在“伽扎尔”(Ghazal)体(即抒情体)诗歌方面的成就。并且,书中所记载的纳瓦依的“伽扎尔”抒情体诗歌已经不是波斯语,而是察合台语。这说明,当时在抒情体诗歌方面,纳瓦依的察合台语诗作的水平胜于其波斯语诗作的水平,都拉特沙赫才会如此记载。另外,都拉特沙赫还提到,纳瓦依还有不少诗歌是用察合台语和波斯语交替写作的。

另一部记载纳瓦依情况的波斯语诗学著作是萨姆·米尔扎·萨法维(Sām Mirzā Ṣafavī)的《萨米的礼物:诗人传》(Tazkira yi Tuḥfa yi Sāmī)。该书始作于 1550 年,在内容方面,上承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可以说是后者的一个延续和补充,其所记录的诗人或与贾米同时、或在贾米之后。该书共计七章,记载了 712 位诗人及其代表诗作,贾米位列第五章“波斯语诗人记”第一诗人;纳瓦依位列第六章“察合台语诗人记”第一诗人。贾米与纳瓦依同时代,二人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萨米的礼物:诗人传》第六章开头部分是对纳瓦依生平的记载,记叙了纳瓦依成长、学习、以及效力于赫拉特地方宫廷的事迹。之后,重点记叙纳瓦依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崇高声誉,言其深受苏丹们的赏识和青睐,“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任何人在任何国王的宫廷中都没有获得过他所获得的赏爱。像他那样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代人,在历史典籍中少有记载。他的整个生命没有片刻被闲置浪费,而是一直沉浸在学习和追求完美之中。他创作的‘塔斯尼夫’歌谣和水灵的诗歌具有精雕细琢的语言,直到末日都将会留存在时代的册页中。他的著作有这样一些:1.《波斯语诗歌集粹》;2.《珍品散文》;3.《清风和煦》;4.《惊人的〈五部诗〉》;5.《萨安谢赫的故事》;6.《察合台语信札》;7.《谜语联句》;8.《察合台语诗歌阿鲁兹格律》;9.《历史瞬间》;10.《赛义德·哈桑·阿尔达希尔生平》;11.《穆罕默德·阿布萨也德勇士生平》;12.《心灵至爱》;13.《文坛精英》;14.《虔诚者的茫然》;15.《法尔哈德与席琳》;16.《蕾莉与马杰农》;17.《伊斯坎达尔城墙》。他还有五部诗集,其中四部为察合台语诗集,一部为波斯语诗集。即:18.《儿童奇事》;19.《青年奇闻》;20.《中年逸闻趣事》;21.《老年教益》;22.《波斯语诗集》,大约有三千联。他的察合台语诗歌采用的笔名全是‘纳瓦依’,而在他的波斯语诗集中用的笔名却是‘法尼’(Fānī)。他在扶持具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才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每个人都在某项技艺方面成为时代的珍品。”还说:“他的察合台语的优秀诗歌因其显著的数量而无人能及。”<sup>②</sup>这

① Dawlatshāh: *Tazkira al-Shu'arā'*, p.504.

② Sām Mirzā Ṣafavī: *Tazkira yi Tuḥfa yi Sāmī*, Intishārāt-i-Asātīr, Tehran, Iran, 2005, pp.336-337.

里记录的纳瓦依的著作个别作品与实际情况不符,比如《珍品散文》实际上是一部阿拉伯语著作,纳瓦依只是翻译了这部作品。另外,第4项提及《惊人的〈五部诗〉》,后面又具体列出其中四部,没有提及《五部诗》中的《七星图》,这可能也是作者的一个疏忽。

### 从上述记载看纳瓦依对察合台语诗歌的卓越贡献

古代波斯有为诗人作传记的传统,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诗人传记出现。尽管波斯语诗学文献对中亚地区的诗人多有记载,但记载的都是“波斯语”诗人。在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之前,就笔者阅读所及,未见有波斯语诗学文献记载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状况。我们知道,维吾尔民族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比如早在喀喇汗王朝时期(840~1212),杰出的维吾尔族诗人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就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创作出了著名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大约成书于1069年)。这说明,尽管喀喇汗王朝已经开始伊斯兰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吾尔民族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学书面语言(回鹘文),未被纳入波斯语的话语体系。即使是在察合台汗国时期(1227~1369),由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自己游牧民族的特性,未能像定都北京的元朝与定都大不里士的波斯伊儿汗王朝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察合台家族一直悬浮在别失八里的佛教——聂斯托里安教的回鹘文化和不花剌与撒麻耳干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之间,未能作出选择。”<sup>①</sup>因此,这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独立性,未被纳入波斯语的话语体系。

然而,取代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统治政权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以波斯文化为宗。帖木儿的第四子沙哈鲁,“热爱波斯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是诗人、艺术家的保护者,是亚洲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沙哈鲁的长期统治(1407~1447)对于在文化领域内所谓的帖木儿文艺复兴,即波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sup>②</sup>沙哈鲁死后,其子兀鲁伯继位,“他使撒麻耳干的宫廷成为波斯文学灿烂的中心。”<sup>③</sup>因此,在帖木儿王朝时期,波斯语正式成为维吾尔民族普遍采用的文学书面语言,中古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学创作由此进入波斯语的话语体系,成为波斯语诗歌创作的一部分。维吾尔族诗人只有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创作的诗歌才能进入上层社会人士的视野,而用自己民族语言创作的诗歌则因不被看重而湮没。

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尚存的回鹘语的消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确切时间无法考证。但是,我们知道,“10世纪以后,波斯文在东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察合台汗国西部的文

①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5~416页。

② 同上,第572页。

③ 同上,第575页。

人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作为他们的主要书面语”<sup>①</sup>。正是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波斯文化的长期抑制下,维吾尔民族原有的民族语言回鹘语逐渐消匿。然而,维吾尔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回鹘语中的一支方言,经过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逐渐演变,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发展成熟,称为察合台语,“这种文字虽然被称为察合台文,但在察合台汗国时代并未流行。其广为流行是在帖木儿时代,并在后来成为与波斯文、阿拉伯文并称的中亚、西亚三大穆斯林语言之一。”<sup>②</sup>

在察合台语发展的早期,即从 14 世纪后半叶到 15 世纪前半叶,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由于受制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察合台语一直未能成为维吾尔民族普遍采用的文学书面语言。纳瓦依在自己的诗人传记著作《文坛精英》中,记录了前代和与自己同时代的 458 位维吾尔族诗人,其中只有 35 人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察合台语进行诗歌创作,其余的都是用波斯语进行创作。<sup>③</sup>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维吾尔民族受制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情况还不是很普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纳瓦依,在波斯文人控制的话语体系中,顽强记录下自己民族的诗人,彰显他们的民族属性,即使他们是用波斯语进行文学创作。

在帖木儿王朝末期,侯赛因·米尔扎·拜噶拉统治大呼罗珊地区(1460~1506),这位国王与其先辈统治者的最大差异在于,他在崇尚波斯文化、以波斯文化为宗的同时,也大力扶持察合台语诗人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当时,汇集在拜噶拉赫拉特宫廷的既有大批波斯语诗人,以贾米为代表,更有不少察合台语诗人,以纳瓦依为代表。并且,纳瓦依是拜噶拉苏丹的亲密好友,担任苏丹的“瓦其尔”(首相、首辅)。在拜噶拉苏丹的支持下,纳瓦依竭力扶持、倡导察合台语诗歌创作。

分析上述两部波斯语诗学典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纳瓦依在以下几方面的卓越贡献:

首先,纳瓦依在波斯语诗歌创作方面成就非凡,与波斯语大诗人贾米并驾齐驱。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将纳瓦依与贾米并列为同时代的“波斯语”大诗人,并对纳瓦依的波斯语诗歌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波斯古典诗歌一般以贾米为黄金时期的终结。贾米本人是一位大苏非思想家、大诗人,他的诗歌以深邃的思想内涵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贾米之后,波斯古典诗歌不再有大家产生。伊朗学界一般认为,15 世纪,只有贾米一人能够担当“鼎级大诗人”这个称号。然而,从以上两部波斯语诗学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在 15 世纪,并非只有贾米一人在独撑波斯语诗歌的大厦,与他一起并肩支撑这座诗歌大厦的伟大诗人还有纳瓦依。纳瓦依非凡的波斯语诗歌成就,可以让我们不是从单维度而是从多维

①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575 页。

② 同上。

③ 艾赛提·苏莱曼:《“海米塞现象”与维吾尔文学》,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8 页。

度看到,“伟大诗人”这一称号对纳瓦依来说,乃实至名归。另一方面,也正是非凡的波斯语诗歌成就使纳瓦依在波斯文人的话语体系中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这也为波斯文人承认其察合台语诗人的民族属性奠定了基础。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说“尽管他没有刻意显示其察合台语知识分子的民族性”,这样的语句其内在意蕴体现出波斯文人的酸涩,即在波斯语的话语体系中不得不承认纳瓦依的民族属性。

其次,纳瓦依为察合台语诗歌建立起自身的语言规范。《萨米的礼物:诗人传》在罗列纳瓦依的著作时,专门提及了《察合台语诗歌阿鲁兹格律》一书。阿鲁兹(‘arūz)格律是阿拉伯古典诗歌的格律,也是西亚、中亚地区诸多语言(如:波斯语、乌尔都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等)的诗歌格律基础。对于古典诗歌来说,格律是最为重要的规范,它使无律动的散乱的语言成为声音和谐优美的诗歌,犹如让一盘散乱的珍珠串联成精美的珍珠项链,从而使语言具备高超的美学价值。纳瓦依这部著作的分量与价值,在等量齐观的罗列中似乎不是太显著。实际上,结合对当时文学情形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察合台语作为一种晚近发展成熟的语言,要想突破数个世纪以来波斯语文学话语体系的掌控,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诗歌语言规范。纳瓦依以其政治家和杰出诗人的高瞻远瞩的眼光,为察合台语诗歌制定了诗歌格律规范,从而为察合台语诗歌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察合台语诗歌突破波斯语诗歌的话语体系、获得自身的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姑且不论纳瓦依的察合台语诗歌本身的巨大成就,单单就创建察合台语诗歌格律、制定察合台语诗歌规范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纳瓦依对察合台语诗歌的贡献功及泰山。

第三,纳瓦依杰出的察合台语诗歌成就使察合台语诗人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属性,并使察合台语诗歌开始脱离波斯语的话语体系,获得自身的独立。纳瓦依不仅制定了察合台语诗歌规范,并且自己对这一规范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察合台语诗歌,为后代察合台语诗人们树立了仿效的标本。上述两部波斯语诗学著作都记载纳瓦依在“玛斯纳维”叙事体诗(代表作是其《五部诗》)、“伽西德”颂体诗、“伽扎尔”抒情体诗歌方面,还有散文写作,都具有高超的技艺,成果卓著,并对纳瓦依的察合台语诗歌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说,纳瓦依的《五部诗》不是对内扎米同名著作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这些故事中赋予了其自己的深刻意义”。的确,纳瓦依的《五部诗》彰显的是维吾尔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方面,中国的维吾尔族学者已经作了较多的研究与探讨。这里不再赘述。纳瓦依的“伽西德”颂体诗多是波斯语,这是出自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需要。然而,在“伽扎尔”抒情体诗歌方面,纳瓦依更多的是用察合台语创作。抒情诗往往是一个民族最具民族精神内涵的诗歌形式,最能生动地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情感。这其中可以窥见纳瓦依内心厚重的民族使

命感。《诗人传记》还提到,纳瓦依还有不少诗歌是用察合台语和波斯语交替写作的。这可以说是诗人的炫技之作,旨在显示用察合台语母语做诗完全可以与波斯语相媲美。正如《中亚文明史》所言:“纳瓦依在他的著作里展示了其母语的巨大潜能、美感、丰富及悦耳之音,表明使用母语创作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是可能的;因此,他被公认作……察合台文学语言的创造者。”<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纳瓦依的察合台语诗歌采用的笔名“纳瓦依”意为“优美流畅的曲调”,而其波斯语诗作采用的笔名是“法尼”,意为“短暂的、暂时的”。这应该不是诗人随意为之。

第四,上述两部波斯语诗学著作都记载了纳瓦依在培养后学、奖掖提携察合台语诗人方面不遗余力。15 世纪后半叶,察合台语诗歌的迅猛发展的确与纳瓦依密不可分,“纳瓦依的赞助支持确保了文学和艺术的快速发展。然而,他自己的贡献才是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sup>②</sup>这既是对纳瓦依扶持察合台语文学的褒扬,更是对纳瓦依本人成就的张扬。正是纳瓦依,使察合台语诗歌蓬勃发展,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在帖木儿王朝末期出现的所谓“波斯文艺复兴”,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就实际上是察合台语诗歌的成就在支撑这种“复兴”局面。“纳瓦依使发展起来的察合台文学成了波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sup>③</sup>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成就,我们可以说,纳瓦依为察合台语文学建立起了自身独立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族群的理念、思维和情感等诸多因素,是一个族群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此,纳瓦依对察合台语诗歌的贡献可谓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我们再从上述两部波斯语诗学典籍本身的角度来切入分析。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1486 年)对于维吾尔民族的诗歌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维吾尔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书面语言回鹘语,独立于波斯语的话语体系;在回鹘语消匿之后,维吾尔族诗人一度完全湮没在波斯语的话语体系中,失去民族属性。都拉特沙赫《诗人传记》之前的多部波斯诗人传记,记载了不少中亚地区的“波斯语”诗人,这其中必定有一些是维吾尔族诗人,但在波斯语的话语体系中不见其民族属性的痕迹。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第一次把新生的维吾尔民族语言察合台语诗人纳瓦依与波斯语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位诗人贾米并置,仅排在贾米之后,把纳瓦依视为“同时代的波斯语重要诗人”之一,但同时也对其察合台语诗歌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使我们看到,察合台语诗人因为有了纳瓦依如一座高山般的出现,从此察合台语诗歌才被纳入波斯文人的视野范畴,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在都拉特沙赫的《诗人传记》中,第一次,察合台语诗人在波斯文人的话语体系中拥

① [英]C.E.博斯沃思、M.S.阿西莫夫主编《中亚文明史》,刘迎胜译,第四卷(下),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331 页。

② 同上,第 330 页。

③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第 582 页。



有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尽管仍然被视为“波斯语诗人”。

之后,《萨米的礼物:诗人传》(1550~1561)则将察合台语诗人单章排列记叙,将纳瓦依排在察合台语诗人之首。这说明,经过70年左右的发展,察合台语诗歌相对波斯语诗歌来说,已经自成一体,尽管还没有完全脱离波斯文人的话语体系。波斯人从他们自身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中亚地区的察合台语诗人纳入他们自身文学史的范畴,但另一方面又将察合台语诗人单章排列记叙。这说明,从纳瓦依开始,察合台语诗人尽管都精通波斯语(因为波斯语是当时中亚地区的通用语),都用波斯语进行诗歌创作活动,但是,他们用本民族的语言即察合台语创作的诗歌的成就,远远大于用波斯语创作的诗歌的成就,因此才有可能为他们另设专章。从《萨米的礼物:诗人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纳瓦依的波斯语诗歌写得很优秀,影响也很大,波斯文人也将他视作波斯语大文化圈范畴中的一员来考察。但是,在另一方面,该书又没有将纳瓦依纳入波斯语大诗人的体系,而是将他视为察合台语的大诗人,这是与都拉特沙赫《诗人传记》的最大差别。这一差别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信息:即在16世纪,察合台语诗歌已经相当发达,自成体系,傲慢的波斯文人已经无法再将之强行纳入波斯语诗歌体系的话语范畴了。“16世纪以后,察合台文在西域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取代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地区操察合台语民族的书面语。”<sup>①</sup>

到了18世纪,波斯人罗特夫阿里·贝克·阿扎尔·比格德里(Luṭf‘alī Bayk Āzar Bīgdilī, 1721~1777)的诗人传记著作《阿扎尔拜火坛》(Ātashkada-yi-Āzar)记录了850位诗人及其诗歌佳作。尽管这部诗学著作按照诗人的出生籍贯进行分类记载,分为:伊朗诗人、突兰(Tūrān,即中亚地区)诗人、印度斯坦诗人,但是,作者只是记载了这些地区的波斯语族诗人的生平和诗歌佳作,没有记载任何察合台语诗人。这说明,在该书作者生活的时代,察合台语诗歌已经完全与波斯语诗歌分道扬镳,获得了自身的独立,不再被波斯文人纳入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中。这正是以纳瓦依为代表的一批察合台语诗人的不懈努力,使察合台语诗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为近现代维吾尔语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吴刚】

<sup>①</sup>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75页。